

择一事 终一生

——读郑嘉励新著《考古者说》

三 川

《考古者说》(2020年4月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是考古学家郑嘉励的新著。读完最后一篇《考古人的独白(代后记)》和特别鸣谢的一长串名单之后,我码下了最初感受:执着和专注、毅力和恒心,是择一事、终一生所必需的品质,也是令人钦佩的魅力所在。

郑嘉励先生是浙江玉环人,1995年7月进入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,从事浙江省域宋元考古、瓷窑址考古的调查、挖掘与研究,不曾跳槽,更无缘改行。

我与郑先生素昧平生,虽说无缘当面聆听教诲,但对其文字并不陌生。大约是2010年前后,我在《杭州日报》副刊上读到了他的《考古者说》系列。与他同版的,不是李开周就是车前子,不是陆布衣就是鲍尔吉·原野,等等。后来,他把专栏文稿结集,先后出版了杂文集《考古的另一面》和随笔集《考古四记》。

田野工作者是郑嘉励的自我定位,既非专业作家,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,其文学成就也许比不上与他同版的知名作家,却被业界称作“主流学者、小众网红、学术畅销书作家”。

收录在《考古者说》的文章,被剖为《寻墓》《语石》《读城》《格物》等四辑。郑嘉励犹如一位烹饪大师,以古代物事为食材,灵活运用中华料理十八般技巧,将田野、读书、考古、历史、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一一整合起来,烩成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。读之,不免让人感到《考古》原来这么有意思!

刨地、开墓、棺木、厉鬼、太平间、火葬场,大凡与死亡有牵连的事物或意象,考古工作者几乎天天都要碰到。说《有意思》,其实是假的。之所以让人产生《错觉》,盖因郑嘉励俯仰天地,穿越古今,妙语连珠。

二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考古工作,不能只挖土,还得会读书。郑嘉励每到一个新地方,便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、文物志和古籍。若以每年去两三个地方计算,20年下来,即使读书再囫圇,积累也相当可观。所以,他常常自诩,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、最有“人民性”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。

属地管理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特质,郑嘉励足迹又局限于浙江范围,偏安一隅,难免影响拳脚施展。但是,读书,让郑嘉励在田野中发现问题;行路,又确保他将一个个古老而严肃的话题皆落脚于人文关照,感性的表达和富有情趣的笔法让人耳目一新。

上班就是上坟,是郑嘉励先生的名言,亦是网络热词。在《考古者说》中,郑先生以它开篇,用意显而易见。因为这话虽略带自嘲之意,整体而言,还算是对工作的客观描述。

按旧时说法,凡是无人收葬、祭祀的亡魂,都会变成到处作祟的厉鬼。于是,热心建造义冢,便成为古代城乡常见的慈善行为。

有一次,郑嘉励到义乌赤岸,还见过“厉鬼坛”,那是过去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。他说:建造义冢的好心人,对孤魂野鬼心存善念、敬畏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,敬爱与畏惧,这两种不同的情绪,容易混为一谈。古人收验陌生人的骨殖,一半因为敬重,一半因为恐惧。好比苍天在上,我们也很难说自己是敬重大自然呢,还是因为害怕大自然,又好比我们坐在台下,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讲话,皆作洗耳恭听状,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,还是因为怕他?(《义冢》)

听出来了,吧,郑嘉励的文字借古讽今,有大先生的遗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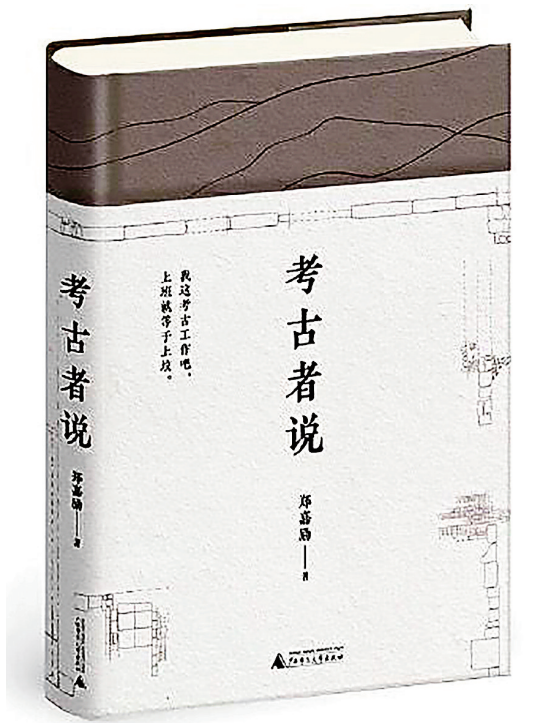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古墓,大多有墓志碑刻,是记载古墓信息的重要物证。石匠以刻字糊口,惯常以字数多少计费。这种方式,我不陌生,如果这篇小文有幸登上《报屁股》,报社的朋友照例会支付稿费,就是按



领导和专家听取徐谓礼文书讲解



郑嘉励(中)在讲解徐谓礼文书 通讯员 黄泽振 摄



字数算的。印象中,这十年来,稿费很少变动,尽管我家门口的菜场,一斤青菜从五毛卖到了五块多。我不清楚宋代的石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,愿他们幸福!

三

古婺,浙江之心。2200年,是历史长度,万年上山,乃文脉厚度。倘若推选郑嘉励为金华荣誉市民,我举双手赞同。因为较之于其他地市,郑先生对金华是偏爱的,说得,多,分量也最重。

武义不大,但文脉悠长,是郑先生频频光顾的重要考点。早年,他参与了武义明招山古墓调查,对婺学名家吕祖谦家族墓地条分缕析,名噪一时。(《吕祖谦墓》)

徐谓礼文书是武义博物馆镇馆之宝,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想当年,盗墓贼得手后,销赃者认定鲜美如昨的文书为“赝品”。郑嘉励慧眼识宝,终于促成公安机关立案侦办,案情扑朔迷离,文书失而复得。每次前往参观,听人讲解文书内容,不仅简明易懂,而且引人入胜,有一种与众不同之感。细读《考古者说》,我才恍然大悟。

2019年4月,郑嘉励应武义博物馆邀请,领着讲解员在展厅转了一圈,针对众人疑问,一一作了解答。一篇涉及南宋政治、官制、文书、墓葬制度的解说词便水到渠成。郑嘉励说:最好的讲解,是口语的,是闲聊的,是生活的,是不着痕迹的精心准备。(《国宝·重光》)

近年来,郑嘉励扎根金华古子城的几个点,又兼顾老城区的整个面,带着问题,走透了每一个角度、每一处古迹,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得的“影子之城”《登楼记》《泮池》《老钱的故事》的《金华四记》。

如果说,武义是郑嘉励先生的福地,那么金华古城无疑令他揪心。读这样的文字,让我想到成语《忠言逆耳》。

城墙的四至,即老城区的边界,曾为城市最直观的象征。金华旧城墙拆除、护城河填平以后,还记得古子城城墙现在何处?

历数金华最近一千年的历史,南宋吕祖谦是最孚声望的乡贤大儒。而今,哪里去寻和吕祖谦相关的一览亭、吕成公祠、丽泽书院等遗迹?

地面一个人,天上一颗星。若按古人《分野》之说,天上的星座与地上的区域对应,天、地、人三者之间,具有冥冥联系。郑嘉励说,千百年来,金华城市面目全非,唯有供奉婺州分野之神——宝婺星君的楼阁,至今巍然屹立,位置始终未改。这是城市唯一的传奇,冥冥之中,仿佛真有宝婺星君的垂佑。

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,始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。郑嘉励是专家学者,但对《四记》中的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,给人留足了面子。当然,你我皆为金华人,谁都知晓问题所在,但真要解答好上述设问,不妨读一读《考古者说》,兴许还能找到破解难题的答案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考古学不是一门纸上谈兵的学问,它始终以实证材料说话,不管你是什么民族背景和知识背景,在那些考古学实证面前,你都能产生一种理解、欣赏、认同和赞叹。反之,便只能徒叹奈何。诚如郑嘉励所说:“时代发展太快,又有人主张放慢脚步”呼吁重建金华府衙、府学。然而,事过境迁,重建的古迹也不过是昨日蜕变后留下的躯壳,历史已永远无法重来。

四

行文至此,似乎可以收尾。但我意犹未尽。因为我是磐安人,老是想望郑嘉励先生能在书中多说些磐安的人、磐安的事。可惜,老家磐安建县时间不长,底子薄,学而优则仕者少,历史文化遗迹自然就不多。

幸好,郑嘉励先生对磐安县名的解读,是我见过的所有文字中最为生动的,简直羞煞我这个读书人。

山有山界,地有地界,田有田界。而界碑之类的文物,唯有留在原地才有意义。

话说金华府东阳县境内出了匪乱,东阳的县官急了,发兵镇压之,土匪闻风窜入台州府天台县,东阳人松一口气,凯旋,因为别人的地头不关我事。然而,天台的县官急了,发兵镇压之,土匪闻风又窜入处州府缙云县。天台人心神稍定,缙云人急了,土匪又躲进金华府永康县。如此躲来藏去,匪乱终不肯歇,最后,上头急了,下令东阳、天台、缙云、永康各割出一块,设一个新的县,这就是磐安。从此,安如磐石。(《界碑》)

身心两安,自在磐安。一滴水能折射太阳光辉。进入新时代,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,众生乐业。就像郑嘉励所说:考古是安顿身心的一个东西,我们努力让考古成为自己的宗教。

宗教须虔诚。推而广之,大凡一个专注的人,往往能够把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智慧凝聚到所要干的事情上,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,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